



看在都是水果的份上，你就从了她吧！

近亲是不能结婚的~

倒追三年，表白八次，被拒八次，
蓦然回首，原来他并不是她的菜。

“酸”柠檬

木懒懒
著

每个女生身边都潜伏着一个极可能携手到老的“男闺蜜”！

网络原名：《恋上男闺蜜》
当失恋超过33天……

不折不扣的吃货女
遇上傲慢腹黑的检察官
一场狼狈的爱情角逐抓狂上演！
酸酸甜甜，才是爱情真正的好滋味！



R 小说阅读网
www.readnovel.com

**第二届原创大赛
获奖作品**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诱”柠檬 / 木懒懒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222-09327-0

I. ①西… II. ①木…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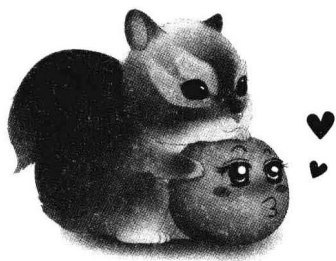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1957号

责任编辑:马清 刘娟
装帧设计:姚姚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段金华

书 名	西“诱”柠檬
作 者	木懒懒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9327-0
定 价	23.80元

目 录

- 第一瓣 真希望我是凤姐 / 001
- 第二瓣 红酒涮白菜 / 015
- 第三瓣 最重的伤害是同情 / 025
- 第四瓣 周扒皮的霸王餐 / 033
- 第五瓣 敢于相亲的人才是真正的勇士 / 044
- 第六瓣 真正的爱情不需要追逐 / 058
- 第七瓣 你夺走了我的第一次 / 072
- 第八瓣 以土豆的名义发誓 / 088



目 录

第九瓣 臭豆腐味的亲亲 / 105

第十瓣 最后一次相亲 / 120

第十一瓣 别太入戏了 / 132

第十二瓣 亲爱的朱四圆，我陪你 / 151

第十三瓣 你圆得恰巧符合我的心意 / 164

第十四瓣 活在柠檬树影子里的西柚树 / 179

第十五瓣 不想做依附你的寄生虫 / 195

最后一瓣 好酸 好甜 / 218



第一瓣 真希望我是凤姐



朱西柚原本以为电视剧里面那些女主被男主放鸽子之后在咖啡店一个人哭得梨花带雨的情节都是艺术夸张的。不管有多么难过，现实中的人怎么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太矫情、太做作了！

直到她自己也矫情了一回，才发现艺术真的来源于生活。不过，比起娇弱美丽的女主们，她终究是差了一大截——第一，她哭的样子很不好看；第二，她哭的地点很不小资。

那是一间叫“小猴子”的台湾冷饮店，在S市的画露山下，店面不大。

朱西柚本来只是想去买一杯奶茶带走的，可是当店员问她是不是需要打包时，她犹豫了三秒，然后说在店里喝。

苏睿柠不肯见她，她的S市之旅顿时失去了意义。风景再美，也要有人陪才会赏心悦目。

与其一个人顶着大太阳孤零零地走在苏睿柠生活的城市，到处触景伤情，倒不如坐在冷气十足的“小猴子”里吃个冰淇淋。

于是她就近找了门边的位置坐下，又点了个巧克力味的冰淇淋，朱西柚开始给浅浅发短信：我到S市了，苏睿柠不见我。

只隔了五秒，虞浅浅的电话便打了过来，朱西柚刚一接通，就听见她在那边咆哮：“你脑积水啊你！你去找苏睿柠干什么！我早就跟你说过，一个拒绝你八次的男人不值得你再为他浪费时间！苏睿柠早就烦你烦得恨不得找个洞躲起来了，你还使劲追着不放！你这不是自己找刺激吗！”

自知理亏的朱西柚弱弱地说：“浅浅，你明天就要结婚了，能不能斯文点啊？这么粗鲁，会吓坏潘大爷的。”潘大爷原名潘达野，虞浅浅的未婚夫。

“我斯文？我斯文讲话你会听吗？跟你这种受虐狂讲话就得我这样！”虞

浅浅咬牙切齿，“你要是敢早一天告诉我你要去S市找苏睿柠，老娘拼着婚不结了也要去你家里撕了你的机票！”

朱西柚打哈哈：“可是我是坐火车来的……”

“也对，你这么抠门怎么可能买机票！”虞浅浅鄙视完朱西柚之后，又去骂苏睿柠，“苏睿柠就是个人渣，就算你是凤姐，喜欢他这么多年，又翻山越岭地去找他，他也该出来见见你啊！”

“就是！”朱西柚本来还觉得虞浅浅骂得很过瘾，忽然反应过来，“你说谁是凤姐！”

“噫！你要是凤姐就好了！我告诉你芒果台的地址，你就往芒果台楼下一站，在脖子上挂一张放大的苏睿柠的照片，我保证不到半个小时，所有网站的娱乐版头条都会挂上苏睿柠的照片，苏睿柠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能被人肉出来送到你面前！还是洗干净了的！”虞浅浅顿了一顿，忽然换了一种温柔的语调，“如果你看见苏睿柠，你会怎么做？”

朱西柚仰起头，气吞山河地说：“当然是冲上去呼他一巴掌！然后拎住他的衣领，问他为什么这么作践老娘！”

“这句话你最好还是不要问了。”虞浅浅冷冷地笑，一针见血，“他从来没有作践过你，一直都是你自己作践自己。”

朱西柚嚣张的气焰顿时烟消云散了。

虞浅浅说得没错，一直以来都是她在作践她自己。

苏睿柠拒绝她，她说没关系，我喜欢你就好了。

苏睿柠说讨厌她，她说没关系，我喜欢你就好了。

苏睿柠说再也不想见到她，她说没关系，我喜欢你就好了。

她总认为来日方长，只要她喜欢他，她就还有机会，却没有想到，苏睿柠会突然消失不见。

他离开北京后，再也没有联系过他们共同的朋友，哪怕以前关系再好的朋友，都断得干干净净。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他的新电话号码是多少。

虞浅浅对她说，苏睿柠是因为不堪其扰，才会消失得如此彻底。

她不相信，始终不屈不挠地寻找，终于在某实名交友网站上找到一个苏睿柠荒废已久的个人主页，又加了他所有的好友，终于，认识了一个他的死

党——高樟。

可惜，高樟始终不肯告诉她苏睿柠的新号码，只是在她死缠烂打了很久之后才告诉她，苏睿柠在S市。

她就这样可怜巴巴地跑来了，在虞浅浅结婚的前一天，不管不顾地跑来了。

朱西柚来之前和高樟说好了，由他牵线，安排她和苏睿柠见面。可是当她到了S市，高樟却打电话和她说：“柚子，真是对不起。我不小心让苏睿柠看见了我们的通话记录，他知道今天的饭局有你，坚持不肯来，我没办法了。”

“你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我自己和他说。”

“苏睿柠说如果我再透露他的任何信息给你，他就和我绝交。”高樟为难地说，“柚子，还是算了吧，苏睿柠不值得你义无反顾地为他做那么多事。”

“他知道我是一个人第一次来S市吗？”

“知道。”

朱西柚仍不死心，满脸期待地问：“那他怎么说？”

“他说……不用管你……”

“不用管你”这四个字仿佛除夕夜十二点的爆竹，轰隆地在她的脑海里，一声又一声，由远及近，几乎将她的心炸成碎片。

朱西柚终于相信虞浅浅说的话，苏睿柠是因为烦她才不跟他们所有的朋友联系的。她辛辛苦苦追了他三年，可在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场让他厌烦的纠缠，他千方百计想要摆脱她，她却死皮赖脸、不屈不挠地跟了来，他怎么可能见她！

只是她不明白，她到底是什么地方让苏睿柠这么讨厌她。

苏睿柠明明曾经对她那样好，好到让她真的以为他喜欢她。

朱西柚从来没告诉过虞浅浅，和苏睿柠认识的第一晚，他便主动送她回家，天空下着不大不小的雨，他体贴地把伞往她那边倾斜。

她二十二岁生日那天晚上十一点，他在她家楼下送她草莓蛋糕。

她的方案被客户驳回时，他陪她熬了三个通宵，帮她搞定了方案。

她实在没有办法相信，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她的错觉，所以，她才义无反顾地缠了又缠，追了又追。

朱西柚把“小猴子”所有口味的冰淇淋都吃了一遍，才发现太阳快落山

了。

她忽然想起来，虞浅浅第二天的婚礼和她的伴娘使命。

一看时间，快来不及了，她狠了狠心打算买张机票飞回去，可是打了114才知道当天的机票都是全价，票价大大超出了她钱包中的人民币额。所以仍然只能坐火车，反正第二天早上七点到北京，只要不晚点，直接从火车站奔去虞浅浅的婚礼现场也来得及。

可是当她赶到火车站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真是低估了铁道部门的客流量，那趟七点到北京的火车票早就已经卖光了。

她欲哭无泪，几经辗转，终于以多花了一百块钱为代价，从一个很有“职业道德”的黄牛手里买到一张软卧票。

上车之后，一直到火车开动，她的包间里都只有她一个人。她觉得纳闷，明明火车票全都卖出去了，怎么会空出来三张铺呢？难道票贩子手里的票没有卖出去？

这样也好，一个人睡一个包间，安全！

朱西柚靠在被子上给虞浅浅发短信报告自己的行程，短信还没编完，包间的门就被人打开了。她以为是另外三张铺的乘客，也没在意，直到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不好意思，小姐，这张床铺是我的。”

朱西柚缓缓地抬起头，看见面前站着一个人长相和身高都很引人注目的男人，体形不是很壮，皮肤很白，五官精致，看起来有点秀气，却配着起码一米八的身高，身上穿一件白衬衫。

朱西柚很少看到有人能把白衬衫穿得那么好看，心里暗暗给此男打了个满分。但奇怪的是，此男手中居然提着一只笼子，笼子里装着两只肥硕的老鼠！

徐蔚勳看到霸占了他的床的女人不仅不让开，还以一副花痴的眼神盯着他，有些不悦地加重音量重复了一遍：“小姐，这张床是我的！”

“怎么会是你的呢？我有票的！”朱西柚把她的票拿了出来。

徐蔚勳把笼子放到小茶几上，接过朱西柚的票看了一下，又递还给她，“你这票是旧票改的，这是25号的票。”

“怎么可能！”朱西柚不相信地扯过车票，定睛一看，这才发现，原来28号的8是5字改的！她欲哭无泪，当时从票贩子手里拿到票的时候，她就说要找火车站的工作人员验票，票贩子却拍着胸脯说：“我们黄牛也是有职业道德

的，多收了你的钱还给你假票，那我还是人吗！”

于是她就信了，现在想想，她可真是没脑子，怎么能相信票贩子的话呢！

朱西柚在心里疯狂地诅咒那个票贩子，却丝毫没有挪窝的意思。

徐蔚勳等得不耐烦了，非常不高兴地说：“小姐，如果你坚持认为你的票是真票的话，我们可以去找乘务员验证一下。”

朱西柚钱包里已经没有补票的钱了，找乘务员验票她就只能中途被扭送下车，她当然不会那么傻，忙站起来说道：“不用了不用了，我马上让你。”然后抓起自己的背包，扔到对面的床铺上，人也跟着坐了过去，心里暗暗庆幸，幸好这张床铺没有人，否则她就要站着回北京了。

“小姐，不好意思，那张床铺也是我的。”

朱西柚很是郁闷，从床上坐起来，看看上铺没有人，正准备把包扔到上铺去，徐蔚勳又说话了。

“小姐，不好意思，这个包间所有的床铺都是我的。”

“啊？”朱西柚抓狂了，“你一个人为什么买四张票啊？知不知道你这样很浪费啊！你这么有钱去坐飞机不行吗？为什么要跟我抢火车票啊！还一下子买了四张！就是因为，我才买不到票！我才找黄牛买票，我才买到了假票！”

面对朱西柚声泪俱下的控诉，徐蔚勳鄙夷地看了她一眼，说：“我高兴买几张票是我的事，你管得着吗！麻烦你可以出去了，小姐！”

见徐蔚勳气势汹汹，朱西柚审时度势，换了副可怜巴巴的模样：“这位先生，我们商量一下好不好？反正你一个人也睡不了四张床，你就让我睡一张好不好？我会很安静的！保证不打呼噜不磨牙不说梦话！”

“我不喜欢跟陌生人睡同一个房间。”徐蔚勳看见朱西柚磨磨蹭蹭的不肯出去，干脆站起来，推着她往外走。

朱西柚一个趔趄，整个人趴在了门把上，徐蔚勳再一推，就听见刺啦一声，她雪纺裙的领口撕开了好大一个口子，她整个人也跌出了包间。

她慌忙捂住自己的胸口，回头一看，徐蔚勳已经眼疾手快地关上了包间的门。

真是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就不怕她会走光吗！她的裙子破了他也是有责任的！

他不仁就别怪她不义了！

朱西柚计上心头，突然提高音量大喊：“非礼啊……”

整节车厢的人纷纷探头出来看是怎么回事，于是就看见一个头发凌乱衣服破了的女人捂着胸口，一副受尽委屈的可怜样子。

朱西柚看观众多了许多，于是更加卖力地大喊了几声。突然，有人打开门，一把将她拽了进去，怒吼：“你乱喊什么！”

“我没有乱喊啊，你看我的衣服！”

“那是你自己钩破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朱西柚鄙视地瞥了他一眼，张嘴又喊：“非礼啊……”

在她喊第二遍的时候，徐蔚勐飞身上前，用手捂住了她的嘴。

几乎是同一时间，两个高大威猛的乘警叔叔推开了包间的门，后面还跟着一堆看热闹的人。

在大家眼里，徐蔚勐的姿势就像一只大灰狼，一只正准备扑倒纯洁小白兔的大灰狼！

乘警叔叔甲拿出明晃晃的手铐走近徐蔚勐：“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

乘警叔叔乙走近朱西柚并安慰她：“小姐，多亏你们车厢的人报了警，不然就出事了，幸好我们来得及。”

徐蔚勐想要解释，可是乘警叔叔却置之不理，于是他拿怨恨的目光一直盯着朱西柚。

朱西柚心中一喜，知道机会来了，便又挤出两滴眼泪，拦在正要带走徐蔚勐的乘警叔叔甲前面，声泪俱下地忏悔：“警察叔叔，对不起，他是我的男朋友，我们闹着玩儿呢，没想到惊动你们了。”

“你们是男女朋友？”乘警叔叔甲错愕了。

朱西柚眨动着无辜的大眼睛：“是啊，我的车票还在他那里呢，我们是要一起去北京玩的。”

乘警叔叔甲面不改色地问徐蔚勐：“她说的是真的吗？”

为了不被抓走，徐蔚勐别无选择，只能点头。

“你们的票呢？”

“在我行李箱的侧袋里。”

乘警叔叔乙顺着徐蔚勐眼神的方向打开那个侧袋，掏出票看了一眼又塞了

回去，然后跟乘警叔叔甲使了个眼色。乘警叔叔甲把徐蔚劭的手铐打开，然后很严厉地说：“闹着玩儿也要有个限度，以后注意点分寸，知不知道！把身份证拿出来登记一下！”

朱西柚小鸡啄米一样地点头，然后掏出了自己的身份证，也顺便瞄了一眼帅哥的身份证，知道了他叫徐蔚劭。

乘警叔叔刚走，徐蔚劭就砰地关上了门，他的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罪魁祸首朱西柚识趣地挪了挪脚步，离他远了一点。

徐蔚劭看见她的领口露出一片雪白的肌肤，想起她的“栽赃”，更是火大：“先把你的衣服换掉！”

朱西柚胆怯地说：“我没有带换的衣服。”她本来就只打算在S市待一天的，所以一件衣服都没带。

她瞧着徐蔚劭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赶紧跳到床上，拿被子裹住了自己。

徐蔚劭恶狠狠地威胁她：“不许打呼噜、不许说梦话、不许发出一丁点声音，否则新账旧账一起算！”

朱西柚一听，忙把脑袋埋进被子里，乖乖地蜷曲成一团，连呼吸都特别轻。

没过一会儿，她就睡着了。

朱西柚睡得好香好甜，还做了个梦，梦见她骑在一只好大好大的烤鸭上，遨游蓝天，饿了就咬一口鸭肉，那味道又酥又软，别提多美了……

突然，一阵敲门声打断了她的美梦。

她轻轻掀开被子的一角，看见乘务员正在往小桌上放一盘又一盘的菜肴，她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于是等乘务员走后，她勇敢地掀开被子，坐了起来，热情地对对面的徐蔚劭说：“你一个人吃饭有食欲吗？要不我陪你吃吧！”说着拿起桌子上的另一双筷子，就要伸到糖醋排骨里去。

徐蔚劭快、狠、绝地挡开朱西柚的筷子：“不要再惹我，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

他的声音冷森森的，朱西柚打了个冷战，筷子再也没敢伸出去。

可是她真的好饿啊，从早上下火车到现在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吃，因为没有心情！早知道她就不躲开高樟“一个人静一静”了。她应该去和高樟吃饭，

听说他订的是S市最好的西餐厅，牛排从屠宰场到餐桌上的时间不会超过六个小时，极其鲜嫩，再加上秘制的酱汁，更是美味到极致……

朱西柚把筷子塞进嘴里，幻想着自己正在吃早上错过的牛排。

徐蔚劭看见朱西柚正在以一种无限享受的表情吮着筷子，恶寒得打了个哆嗦，手一滑，一只筷子便掉到了地上。

虽然饿到快要昏厥，但是朱西柚的反应能力依然迅猛，她立刻把自己的筷子从嘴里拔出来，觑着脸递过去：“要不你用我的吧。”

徐蔚劭看着筷子尖上闪闪发亮的口水，差点没呕出来，他果断地冲出包间，去餐车拿筷子去了。

等他回来的时候，发现糖醋排骨只剩一块了，冬笋鲜虾汤里的虾仁已经没有了，山药木耳倒是没有动——看来偷吃的某人是肉食动物。

可是某人在哪里？

他扫了一眼，发现朱西柚已经缩到被子里了，应该是吃饱了。

徐蔚劭揪住被子，狠狠一拽，就看见某人鼓着嘴，牙齿快速地上下运动着。

她一开始的表情是错愕，转眼间便又换了一副谄媚的嘴脸，食物瞬间也被咽了下去：“你回来了啊，刚刚你的老鼠饿得吱吱叫，所以我帮你喂了一下老鼠。”

“也就是说，我的排骨和虾仁都是老鼠吃的，不关你的事？嗯？”伴随着最后一个字的音调慢慢往上升，徐蔚劭的眉毛也往上挑了挑。

朱西柚扑闪着大眼睛，连连点头。

“可是我这两只，不是老鼠，它们是松鼠，只吃坚果不吃肉！”

朱西柚傻眼了，干笑两声：“是吗？原来它们是松鼠啊，好可爱啊，叫什么名字啊？”

徐蔚劭白了她一眼，想到桌上的菜已经被那闪闪发亮的沾着口水的筷子碰过，顿时没有了胃口。他很郁闷地叫乘务员过来收拾碗筷，然后去卫生间洗漱准备睡觉。

他一边刷牙一边想，今天怎么那么倒霉，遇上这么一个无赖的女人，不仅扰了他的清净，害他差点被警察抓走，还毁了他的晚餐！

他越想越生气，回到包间也不看朱西柚在做什么，直接关了大灯。

朱西柚啊的一声惨叫：“你干吗关灯啊！我在缝衣服呢！”

“我要睡觉。”徐蔚勳拉过被子侧身朝里躺下。

“那你好歹先通知我一声再关灯嘛，害我的手被扎了个大洞，痛死了……”朱西柚怨念地嘟囔着，打开了床头的小灯。

昏黄的灯光刚亮起，徐蔚勳便咆哮了：“你把灯给我关了！”

“这么一点点光不会打扰你的吧，我补衣服呢，不补好我明天没法下火车啊。”因为破的是裙子的领口处，穿在身上补不方便，所以只好脱下来补，她现在光着身子裹着被子，又不能去外面借光补。

“我不管！你要是不关灯就给我滚出去！反正现在整节车厢都知道你是我女朋友了，你再喊非礼也没人信了！”徐蔚勳睡眠一向不好，就算只有一点点光，他也会睡不着的。

“好好好，我马上关，您别生气。”

朱西柚关了灯，摸着手上的补了一半的衣服，很是惆怅。她忽然灵机一动，整个人钻进被窝里，将手机屏幕待机时间调到最长，然后趴在床上继续补衣服这项伟大的工作。

她手机屏幕的待机时间最长是三分钟，也就是说，每隔三分钟朱西柚需要重新摁一下手机的任意键，它才能够继续为她照明。

于是，在手机明明灭灭间，朱西柚同学的指尖各处不断被扎到，她的尖叫声也以各种频率连绵不绝地响起。

“啊！”这是轻轻被扎了一下。

“啊——”这是重重被扎了一下。

“啊、啊、啊——”这是连续被扎了三下。

“啊啊啊啊啊——”这是针扎得太深，朱西柚往外拔时痛不可抑的惨叫声……

徐蔚勳还没来得及发飙，就听见有人敲他们的门。

朱西柚光着身子缩在被窝里，不方便起来开门，徐蔚勳只好穿着拖鞋将门打开。

年轻的女乘务员涨红着脸说：“先生，虽然我们软卧车厢包厢有门有锁，私密性比较好，但毕竟是公众场所，你们能不能注意点？”

徐蔚勳回头瞪着床上的朱西柚：“听见没！你别叫得那么大声！”

朱西柚痛得眼泪汪汪，从被窝里钻出来气呼呼地说：“要不是你，我会叫得那么大声吗？你还敢凶我！”

看到朱西柚裸露的肩膀和胳膊，女乘务员的脸更红了，她扭头便走。

朱西柚莫名其妙：“我声音太大扰民了，她来为民请命，脸为什么会那么红呢？”

徐蔚勐关上门，正要关灯，听见朱西柚的这句话，仿佛醍醐灌顶——女乘务员一定是误会他和朱西柚刚刚在黑灯瞎火地做运动了！

这下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偏偏朱西柚还傻不拉几地念道：“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

徐蔚勐收回正要关灯的手，咬牙切齿地说：“你废话可真多！到底还补不补衣服！”

朱西柚连忙从被窝里掏出衣服，飞针走线起来。刚刚光线不够亮，所以缝得歪七扭八的，她还得拆下来重新缝。

徐蔚勐拿出手机，准备边玩手机边等朱西柚把衣服补好，然后再关灯睡觉，免得她又把自己戳得鬼哭狼嚎的，让人产生误会。

他玩游戏正玩得出神，突然发现有人影笼罩住了他，抬头一看，朱西柚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穿好了衣服，并拿着针线似笑非笑地站在他面前了。

徐蔚勐一个激灵，警惕地往后闪了闪：“你想干什么？”

朱西柚指着 he 衬衫的第三粒纽扣，殷勤地说：“你看你这个扣子快掉了，我帮你缝一下吧？”

他想都不想就果断拒绝：“不用。”

“你就不要客气了，有灯的时候我缝起来很快的。”

徐蔚勐擦汗，这女人居然没听出来他的厌烦，居然以为他在和她客气。他正要把她轰走，朱西柚却抢先一步弯下身将针戳进了他的扣眼！

朱西柚说得没错，她速度的确很快，而且精确无误，没有一针碰到他的皮肤。徐蔚勐还没来得及反对，她已经缝好了那粒扣子，然后麻利地打了个结，又低下头，用牙齿咬断了那根线。

徐蔚勐目瞪口呆，朱西柚得意地拍了拍他的肩：“不用谢我，现在可以关灯睡觉啦。”

朱西柚伸手关了灯，钻进被窝里，不一会儿便睡着了。

虞浅浅常说她傻脱，傻脱的意思是又傻又脱线，不管心情多么糟糕，只要有食物，或者有张床，她就能立刻欢脱起来。

欢脱的解释方式和傻脱一样，就是又欢乐又脱线。

总之，朱西柚的人生主旋律便是脱线。

朱西柚睡着了，一直闹着要睡觉的徐蔚勐却睡意全无。

他摸着第三粒扣子，心里感觉有点怪怪的。

从来没有人如此接近过他，她咬断那根线的时候头发掉落下来，从他的衬衫上拂过，她的牙齿离他的肌肤大约只有一毫米。那一刻，他发现自己根本动不了，尽管他很想把她推开，可是却手脚发软，全身无力。

他到底是怎么了？

徐蔚勐想了很久很久，后来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再醒来是被朱西柚的电话吵醒的。

那时已经六点了，新娘虞浅浅正打电话交代朱西柚：“朱西柚，等会儿你下了车别乱跑，我让达野家的司机去接你了，不然你肯定找不到婚礼现场的。”

“司机？潘大爷家有司机啊？哇塞，浅浅你真了不起，嫁入豪门了啊……”

虞浅浅果断打断了朱西柚的话：“朱西柚你少跟老娘废话！司机会直接带你来婚礼现场，礼服我已经带过来了。我先警告你，今天可是老娘大喜的日子，你要是敢在我面前提起苏睿柠或者哭哭啼啼的话，我就拿万能胶粘住你的嘴！”说完咔嗒挂断了电话。

不提就不提嘛，干吗这么凶啊。

朱西柚吐了吐舌头，合上手机，正要放进包里，忽然一只手伸过来抢走了她的手机。

她吓了一跳，抬头一看，徐蔚勐正很淡定地在她手机上输号码，然后摁了一下拨号键，他另一只手上的手机便响了起来。

他把朱西柚的手机还给她，微笑着说：“朱西柚，车票一千二百元，晚餐二百二十元，你一共欠我一千四百二十元，这个数字能记住吗？”

一听要她还钱，朱西柚立刻露怯了，她捏着裙角做鹌鹑状，可怜兮兮地说：“啊？你不会这么小气吧！”

徐蔚勳斜眼瞥了她一眼，慢条斯理地说：“我跟你又不熟，还是算清楚点比较好。”

朱西柚抗议：“那车票也才六百块啊，而且晚餐我也没吃几口，为什么会这么贵？”

徐蔚勳一项一项娓娓道来，“这间包厢一共四张软卧，我全部买下来是二千四百元，我跟你一人一半，所以你出一千二百元。至于晚餐，一共是二百二十元……”

朱西柚抓到了漏洞，立刻仰着脖子据理力争道：“那晚餐我应该出一百一十啊，为什么是二百二十？”

徐蔚勳瞪她：“因为，晚餐我一共只吃了两片山药。”

朱西柚被他瞪得浑身直冒冷汗，赶紧妥协：“好啊好啊，我还就是了，等我回家拿了银行卡取了钱，就给你打电话。”

到了北京站，朱西柚下了火车，按虞浅浅提供的车牌号找到了来接她的车，司机一脸严肃地将车开进了某军区的深处。她终于知道，为什么虞浅浅说婚礼现场她一定找不到了！

这根本不是找得到找不到的问题，而是进得来进不来的问题！原来潘大爷的爹就是那个经常出现在新闻里的潘某某，怪不得之前虞浅浅对潘大爷的身世一直这么保密。

虞浅浅的婚礼是西式婚礼，但是，因为在座嘉宾有一半以上都是满身勋章的军装伯伯和叔叔，所以，气氛还是显得非常拘谨的。

朱西柚看着礼堂里站着的一排荷枪实弹的保镖，全身上下不停地冒冷汗，一再嘱咐自己千万不能出错。所以，除了虞浅浅和潘大爷，别人的样子她一概没有注意到。

好不容易熬到婚礼结束，朱西柚总算松了一口气。

虞浅浅站在一辆敞篷吉普的座椅上进行婚礼最后一项活动——扔捧花。她扔之前特意看了一眼朱西柚所在的位置，可是当她扔完回头时，却发现捧花落在另一个女孩手上，而傻脱的朱西柚同学正躲在一根柱子后面，眉开眼笑地看热闹。

虞浅浅气结，这丫头一定是害怕被捧花砸到头，所以在她还没扔的时候就躲起来了！她用手指了指朱西柚，意思是你等着老娘回来收拾你。可是，朱